羅時憲先生 講授

明白嗎？聽得明白不？已經講了三種，第四種呢？三種。還要再說一點，「盡所有性」人人都可以了解，是不是？「如所有性」則不是了，你以為真如你如何證得到，是不是？你要修空觀，一路空掉所有概念。到了最後，一切概念都沒有，當時的狀況。

即是猶如你讀《維摩經》，那個維摩居士和文殊在對答的時候，連語言文字全部都撇除，當時的那個境界。那個時候你能夠進入這種境界，你便謂之見道。這即是說真正的「如所有性」是要見道才可以。見道，由見道的那一秒起，你便謂之聖人。即是說，「事邊際性」是要聖人才能夠完全把捉到的。好了，第四種——「所作成辦(所緣)境事」。所應該做的事業，佛家最重要的事業是什麼？自利利他，是不是？自覺覺他，自利利他。

你自覺覺他的事已經全部成功辦妥了，自己已覺、完滿了。應該覺他的，應覺者你都覺了他。有些人沒有辦法覺的，你當然無可奈何了，佛不能度無緣之人嘛。可覺的，範圍應該可覺的，你都已經全部覺了他，令到他覺了。你所做的事已經成辦了。「成辦」即是成功，你所應做的事已經辦成功了。這個便是佛。即是「所作成辦」是佛的境界，佛所攀緣的影像。佛攀緣什麼影像？你又會問。

佛有四智，我們先不要詳細講四智。佛，他能夠變起影子，這個你暫不要辯論，是不是？何解？因為我只是把它抽出來給你講說，如果你想辯論呢，可以，你要讀完它才辯論，不要急著要辯論，是不是？佛的心，即是佛的生命，他能夠變起影像的。變起什麼影像呢？譬如他可以變起一個世界這樣的影像。

阿彌陀佛變起的一個名極樂世界，七彩的，是不是？藥師佛呢？他的心，即是他的生命，變起一個如琉璃色的，藍色的世界；發藍光的，如琉璃那種色的，琉璃光世

界。是不是？還有，報身佛變起一個整個紅的。很多阿彌陀佛的報身是一個整個紅的模樣，整個世界的模樣是紅色的。這些是什麼？他的心裏面可以變起影像。他變起影像之後，就令到你這些眾生稱念他的時候…。臨死的時候，托他的影像為本質，變起你自己的影像。譬如阿彌陀佛變起一個阿彌陀佛模樣的身，這個是他自己變起的影像。

你見到阿彌陀佛的時候，你托他這個影像為本質，把他的影像反映進你的心裏面。你的心裏面又變起一個像他的一個影像，你自己再見到你自己的影像。如果你只可以變起一個影像，變起一個佛的影像只是五千尺高的，你就不能變起一萬尺高的了。

譬如阿彌陀佛變起的那個報身佛是一萬尺高的，你是不能變起的。變不起的，會變不起的。你試試看，我們的視野有多少尺？不是很闊的，太高我們的視野看不到。變起的影像，如果他是變一萬尺高的影像，你是低級的聖人或是低級凡夫身，你變起什麼？丈六金身，四、五十尺那樣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那些地上菩薩，那些聖人去見，見到…。它如何說呢？請你唸給我聽聽。它說什麼？阿彌陀佛什麼什麼色，你唸吧，來吧。你們晚晚唸的，你們唸什麼？阿彌陀佛什麼色？

同學：「身金色。」

教授：「身金色。你問她。」

同學：「相好光明無等倫。」

教授：「相好光明無等倫。我們平時變不起的，他說他是這樣的。那又如何？『阿彌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無等倫』，是不是？那又如何？」

同學：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。」

同學：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。」

教授：「好像欠了一句。」

同學：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。」

教授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。」

教授：「『白毫宛轉五須彌』，是不是？如果念到此處，我們真的無辦法了，…。

這個阿彌陀佛眉心有一條白毫，這條白毛向右轉的，看上來像一粒豆，原來它是五個須彌山那麼大。須彌山比地球還要大，五個那樣的，你說我們如何看得到，是不是？我們看不到的。看不到又如何？縮，把他的影像縮，縮成一丈多或縮成一尺幾寸那模樣。縮，是不是？即是說，一個高大的人坐著，你拍照的時候，看是什麼(照相)機了，是不是？拿那些放大的，整個玲瓏浮凸拍就可以。如果是小孩子拿著一個 box 在拍，會像是一粒豆那樣，是不是？他是這樣大，但你的影像看你自己變起而不同。故此，所以說生極樂世界有多少等？多少等？」

同學：「九等。」

教授：「九等，是不是？九品嘛。不是阿彌陀佛有九個，而是什麼？阿彌陀佛在讓你看，你自己變起一個影像，即是你自己的照相機有九種不同，有些就拍得像一粒豆那樣，有些就拍得整個大的在那處。是不是？所以本質是一，而你的影像就有九種。九種不過是嫌其多了，實在並不只九種的，『九』者數之多也而已。」

如此佛他自己先變起一個影像，令到你借他的影像為本質，猶如照相一樣。他的影像常在，而你這班人這個又拍那個又拍，人人拍到的都不同。刺激你們，令到你們自己變起影像，你生極樂世界，你變起一個，你自己看回這個影像。如此，即是佛也會變影像了，這些是什麼？這些是「所作成辦」的影像，他所應度的眾生已經度盡了，功德圓滿了，他然後能夠變起這種影像。

「所作成辦境事」即是所作成辦的影像，是不是？聽得明白嗎？這些是佛的境界。第三種是地上菩薩境界，第一、二種你和我都可以，你今晚回去試試便行。其實你現在此聽我講話，一路聽一路腦在變，已經是有分別影像的了。想的時候，忽然打

瞌睡的時候，模糊地看見一個人在舞手弄足，你以為是無分別影像嗎？是不是？釋迦佛，你說是有四種境事。好了，他問了，下面正式發問。(子三)正發問辭。正式問了。「於此四中，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？幾是毗鉢舍那所緣境事？幾是俱所緣境事？」懂得解不？這個是很淺的。「於此四中」，在上文所講的四種境事之中。

「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？」，「幾」即是有多少種，這四種中有多少種是我們修止；「奢摩他」就是止；是我們修止的時候所想的境事？「幾是毗鉢舍那所緣境事？」，上文那四種之中，有多少種是我們修觀；「毗鉢舍那」就是觀；是我們修觀的時候所要觀想的境事呢？「幾是俱所緣境事？」，上文那四種之中，有多少種是奢摩他和毗鉢舍那公共所想的境事呢？問得很清楚的。如果你聽這本經也不清楚，只是閣下不清楚而已，是不是？別人是講得很清楚的。好了，佛答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，謂無分別影像。」先來一句。

佛對彌勒菩薩言，他說「善男子！」即是好男子！上文四種之中有一種是「奢摩他所緣境事」，是修止的時候所想的境、的影像。那一種是呢？「謂無分別影像」，不需要思慮，只要想著它便可以的這些影像——無分別影像。最容易修，是不是？但你又不要說是最容易修，修是容易修，修得好比有分別更難。你試試看，你試試今晚回去觀月亮，你看能否觀得到？初時你好像一下子觀得到整個月亮，你再看真一點，這個月又像四方，又像長形；又會拉長，又會縮短，總是不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並不容易。當你到了整個都清清楚楚，整個月亮都在的時候，差不多不是進入了初禪，都已經是初禪近分的了。

你未能進入初禪近分，你想不到一整個月亮的。想月還是較難一點，想著一個佛像容易一點的，是不是？你說想佛容易嗎？你想佛逐部分想才容易，是不是？逐部分想就是有分別的了，你知道不？你想整個佛，你試試看，並不容易。想容易，是什麼？這些便是容易，那些學氣功的便容易了，想著這處就容易了，是不是？想著這處，什麼都不想，想著這處。想的時候此處會有一粒東西的，你會覺得有一粒東西

的。不出兩天，你就會覺得此處有一粒東西的了。或許你想著肚臍下面，想丹田，是不是？想的時候，尤其想到有一點微暖的時候，更加「爽」(愉快)，更加心不容易亂，比較容易。所以葉文意教人靜坐，想來想去想辦法。她說佛家的那種修止是難的，不如怎樣？不如在道家處…，也不是道家，道教而已。真正的道家並不講這種的，是道教徒才講，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。

她現在不是在教人觀丹田，是不是？你們有沒有學過？也好，比不修好。「無分別影像」，現在我再給你講清楚。你想著阿彌陀佛整個佛在那處，你不想著其他的，謂之「無分別影像」。如果你想修月輪三昧，觀月亮，整個月亮放在那處。不論它是模糊的也好，伶伶俐俐的也好，總之就是「無分別影像」。或許你歡喜：「我想我媽媽的樣子在那處。」，都是「無分別影像」，是不是？想阿彌陀佛又是「無分別影像」。甚或是想一個字，是不是？西藏白教的喇嘛很歡喜想這個字，一個圈。我不會畫畫，一個圈差不多好像我們的一元硬幣那大小，裏面就放上一個「吽」字。我寫一個「吽」字，好像一個月，裏面一條金絲，一個「吽」字。修止，是不是？修止。

如果你是修東密的，東密的就觀一個「阿」字來修止了，以這個字以作修止，是不是？單是觀一個「阿」字的字型來修止。但東密不是只觀字型的，它先觀字型。先觀字型，觀字型便是修止。後觀字義，修完止之後就要修觀，後觀字義便是修觀。觀字義要觀「阿」者即是一切法本來不生，不生的意思。「阿」字本來是作「不」解。不生。為何一切法不生呢？一路想，一路想，要一路參的，這就變了「有分別影像」了。觀字義就是「有分別影像」，觀字型則是「無分別影像」。

觀字義的時候就是修觀，觀字型的時候就是修止了。東密修「阿」字觀便是如此，好的，東密最精彩便是這一幕。很快，修「阿」字是特別快的。這便是修止，修觀又如何？修唯識觀，修空觀，修白骨觀，修四念住、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這些通通是修觀。一定要分清楚，不然「烏 sir sir」(糊裡糊塗)是不行的。你不要去害人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最怕你自以為了不起的去亂教人，你就真的…。你教錯了人，

不知要多少世才能夠償還，是不是？應該要消失了。一種是「奢摩他所緣境事」。「謂」，「謂」字即是「就是」之意，白話即「就是」。如果譯為英文，that is，「就是」。「就是」什麼？「無分別影像」。

「一是毗鉢舍那所緣境事」，我漏了一個「那」字，請你加上。「一是毗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謂有分別影像。」不用解了，是不是？兩種，一種是「有分別影像」。「二是俱所緣境事」，有兩種，毗鉢舍那和奢摩他都要用它做境事，就是什麼？「事邊際」——即是「如所有性」、「盡所有性」。「所作成辦」——佛用它的。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解決什麼？

「有分別」、「無分別」兩種來修而已，是不是？我們距離「事邊際」還不是很近，是不是？或許你要今年，今年三十歲，到了你六十歲的時候會成功也不一定，是不是？或你最聰明，明年成功也不一定。總之你今晚一定未成功，是不是？但「所作成辦」，我恐怕這個地球壞幾次，這個世界壞幾次，再又成幾次都不可以。

我恐怕要一萬幾千次才行，如果按照佛家的說法，三大阿僧祇劫嘛，三個無量劫。除非是密宗即身成佛，這便難說了，是不是？我很歡喜密宗的修法，我亦是密宗的弟子，但有一點我不相信我這個身是可以即身成佛。

我不相信，我認為這不過是用以鼓勵人而已。第一點我不相信，第二點呢？我懷疑，雖然不敢說完全不信，但我亦不敢信，就是什麼？他說化一條虹身，如化成一條彩虹「嗖」一聲比火箭還要快，就去了第二種境界。這是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到底我們是在人間，人間是要受科學定律支配的，是不是？這種境界是科學定律無法解釋的，所以就未敢相信。兩點，對密宗有此兩點。

密宗其餘是很好的修法，特別快的。你要知密宗的修法也是止觀，不論你如何修都是止觀。好了，解答了，(壬二)講完了。(壬三)，即是十八點之中的第三點。(壬

三)、能求止觀門。止觀的境界有四種，是不是？我們如何依這四種境界去修止觀，修得成就呢？如何才能夠求達到修止觀成功？即是如何修法？下面分兩點。第一點彌勒菩薩問，(癸一)、問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「復」即是又，這位彌勒菩薩又對佛這樣說，他如何說呢？他說「世尊(稱呼一聲)！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、毗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能求奢摩他？能善毗鉢舍那？」能夠求得到修成奢摩他，和能夠很善巧地得成就毗鉢舍那呢？這個「善」者，即是什麼？那些外國人就譯作 skillful。能夠很善巧地去修毗鉢舍那。

為何奢摩他是求？毗鉢舍那則是善，何解？原來他此處是這樣的，能善必能求，求也求不到還可以善，是不是？能求就未必能善，是不是？所以此處來到把它回互了，能求能善奢摩他，應該這樣解。能求能善毗鉢舍那，應該這樣解法。彌勒菩薩這樣問，佛就回答他。此處佛回答他卻是正中時弊，先看看然後待日後才給你解說。(癸二)、如來正答(佛答)。

分二，第一、明…，「明」即是說明，說「明修所依教」。你修奢摩他、修毗鉢舍那必須依據經典。不能夠說不用的，不用的，不用讀經的，這是荒謬絕倫。有些人，那些所謂狂禪，我在多倫多時幾乎那些人打我才對。我動不動便說那些人不讀書，整天坐，是不是？我說這些是狂禪，將來世俗所謂走火入魔，就是你們這種人了。是的，如果依據經教，一定沒有走火入魔這種事。沒有，一定是平平穩穩的。那些所謂走火入魔的，就是因為不依經教而已。佛教你這要修所依的經。

你想修止修觀，一定是要依據那些經教呢？下面他告訴你，即是三藏十二部經。經、律、論三藏就分為這十二種經，佛的遺教。(子一)、明修所依教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(稱呼一聲善男子！)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，所謂契經、應頌、記別、諷誦、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希法、論議。」即是三藏十二部經，三藏裏面的體裁有十二種，他現在把這十二種列了出來。第一種是什麼？契經，契經即是散文。契經有兩個解釋，兩個不同的意義。第一個意義，契經者經、

律、論裏面的那個修多羅，sūtra，稱為契經。第二、經裏面的散文部分就謂之契經；那些字句整齊就謂之偈頌。此處契經是指什麼？指經裏面的那些散文。

第一種、契經。這些便是契經，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什麼什麼…」，這便是契經，便是散文。第一種是契經。不對，「如我為諸菩薩所說」的是什麼？「法假安立」，即是假安立的佛法。上文不是已經解釋了，知道了「法假安立」嗎？所謂「法假安立」，即是、就是…。「所謂」，「所謂」即是什麼？those are，就是。就是什麼？第一種、契經。第二種、應頌。

應頌又稱重頌，佛講經講到一段時間，他就突然…，他講的一段結束了，他稍事歇息時便會念出幾句偈。你讀《法華經》，讀到差不多時便會什麼？「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」，又一輪偈了。此種體裁如何影響到後代？《六祖壇經》。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講話講到差不多時，忽然會有一首〈無相頌〉，是不是？是那些偈。佛家的重頌，六祖就稱為〈無相頌〉。

譬如什麼？「說通及心通」，是否那樣之類？「如日(什麼)處虛空」，是不是？「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」，弄一首重頌。佛經最流行的。這一種體裁影響到中國小說，你看看讀《封神傳》，讀讀、講講，講了一輪故事，忽然如何呢？有詩為證，是不是？忽然這樣的。你有沒有聽過那些？以前電視也有，現在大概少了，收視率低就沒有什麼人。

那些江蘇人，有沒有聽過？那些江蘇人拿著一個錚，「丁丁登登」地唱，唱了一輪就講故。講、講，講完一段故，「丁丁登登」七個字一句地唱，你有沒有聽過？那些稱作什麼？說書，外省很流行的。你去到南京，到了南京有一間夫子廟，是關帝廟來的，名夫子廟。它的一個大地台上一格二格，裏面有說書的。說書的人十分拿手，全部一流。

有一個人名什麼的？那人講《水滸傳》，講到石秀跳樓，跳了三個月仍未落地。講石秀跳樓。但是這樣，這豈不是很悶？絕不悶，聽眾都聽得眉飛色舞。總之，講「石秀跳了」，就叉開講，講到第三個月尾，然後才「啊！跳下去了。」你問問那些老南京，夫子廟那個不知張什麼的，他講這故事。還有一些…。

你有沒有讀過這篇文章？〈老殘遊記〉。有沒有？〈老殘遊記〉說的那個王小玉，是不是？王小玉打鼓，拿著那個鼓，山東女子拿著鼓「乒乒乓乓」地打，打了一輪，忽然很高聲，忽然又很低聲。打了一輪她便唱了，唱完一輪又講一下，講下又唱下，唱起來「叮叮登登」那樣的。以前的文人雅士天天有空就跑到那處，沖一杯茶就在那處聽，聽〈老殘遊記〉。

〈老殘遊記〉描寫那個王小玉。王小玉是真有其人的。有一個名小玉腔，那種腔調就是王小玉的腔調。我們有一個明星以前住在香港，現在不知是否仍在世，那人是李麗華，她便是拜師學小玉腔的。她也懂的，李麗華會唱那些古詞。那些是什麼？講完一段故事便唱一輪，那些偈頌，那些稱作應頌，又稱重頌。第三種是記別——記別即是寓言，你讀《法華經》…。記別又譯作授記。

《法華經》裏面有一品名〈授記品〉，他對弟子說，舍利弗，你當來世成佛，你的佛名為乜乜乜乜。逐個逐個授記的。這種思想一路影響到什麼？後代的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取得衣缽之後，他的師父撐船送他離開。六祖問老師，我此去不知吉凶如何，我應該怎辦呢？六祖(老師)又如何？六祖(老師)為他記別，是不是？授記，記一些什麼？你告訴我。

同學：「他去南方。」
教授：「是的。有八個字的。」
同學：「記不起。」
教授：「有沒有人記得？五祖替六祖授記，記得不？」

同學：「是否『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』，羅先生？」

教授：「什麼？」

同學：「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」

教授：「是的。『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』。」

當你一路走，去到一個地方有一「懷」字的，你就要停留當地，「止」。「逢懷則止」，遇到「懷」字的時候，你便要停留。這個「止」字即是英文的 stay，stay 即是「止」。「遇會則藏」，如果你一路走，去到「會」字，那便不得了，別人會對付你的，你要隱藏，躲起來不要讓人知道才行。

所以他去到懷來這地方便停留當地，去到四會他又停留當地。這是什麼？這便是記別，預早便要如此，現在很多師父都搞這一套的。譬如那些徒弟，你將來又如何如何的。是否如此則不知，總之很多人都搞這一套的。那些記別即是授記。諷誦——諷誦是什麼？不是重頌，突然來一個不是上文講過的，是突然來一個頌的。例如什麼？《金剛經》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」，是不是？都是諷誦。「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」，和後面的正式諷誦。最後的那首偈是什麼？

同學：「一切有為法…」

教授：「是的。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這是諷誦。」

自說——在有些經裏面，沒有人問他，是佛自己講的。例如什麼？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是不是？「爾時，佛告長老舍利弗：『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佛土』」，自己講的。

下一個因緣——有因有緣有人問。「因緣」二字有兩個解釋，有因有緣有人發問他然後才講的。例如什麼？《解深密經》這些，因緣。又有些是什麼？又有一個解

釋，那些戒律。戒律是佛訂定的，不是沒有原由訂下一些戒律的，因為有某種問題產生，然後訂定一條戒律的。那些訂定戒律的，都有一個原由的，這些原由謂之因緣，是指戒律。如此，「因緣」二字是指兩種東西了，一種是人問佛然後佛答的，第二種是指戒律。那些戒律裏面講因緣的，最好你看這個…。

戒律裏面，每一條戒都有說明佛為什麼要制這一條戒呢？有時是佛為什麼要開一條戒不要這條戒呢？制了有時他又會開的，有時是開了就不要了。這些就是戒律的事，我們在家人就無謂理他們出家人的戒。不過你們這些出家人不妨找一個《四分律》、《十誦律》來到看看那些戒律裏面制定戒條的因緣。

譬喻—例如《法華經》的〈譬喻品〉，「貧子之喻」、「火宅之喻」這些譬喻。
本事—講佛自己的前世做菩薩的時候，做過些什麼？
本生—是指佛的弟子過去世的事蹟，如舍利弗的前世做過些什麼？
方廣—即是大乘經。以上所講的大小乘都有，方廣是指大乘經。例如什麼？《解深密經》、《金剛經》這些是屬於方廣。「方」者正也，「廣」者大也。道理既很正又很大的，這些便謂之什麼？方廣。
希法—佛經裏面有很多講目犍連如何大演神通，佛又用神通收服外道。這些希奇，很希有的東西便謂之希法。
論議—論議是什麼？經裏面那些討論哲學問題，例如《解深密經》這些便是論議，一方面有因緣，一方面又有論議。

所有的論藏都稱為論議，即是討論哲學問題的。總共十二類，稱作十二分教。即是佛經裏面的內容，不外這十二類稱作十二分教。舊譯就譯作十二部經，經、律、論三藏的內容不出這十二類。好了，此處它說如果你想修止觀，你就要讀經，即是要聽經。如果後人就要讀什麼？讀十二分教。如果你像盲頭蒼蠅般亂撞的話，你便會「撞板多於吃飯」了，所以你必須看經。下面(子二)、顯依教正修，教你依著經教正式修止觀，待日後(再講了)。我為何要重寫呢？我寫下來大家聽過都可收作紀念，我的字

並不是好，是不是？但都可以…。…止觀的。先問，(癸一)、問，(癸二)、答。(癸一)是彌勒菩薩問，他如何問呢？看看，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即是彌勒菩薩又問佛。這樣問，他說「世尊(稱呼他一聲)！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、毗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能求奢摩他？能善毗鉢舍那？」這一句話在文法上，就中國文法而言，它是屬於倒裝的，倒的。此是印度文法來的。

我們中國應該這樣，「菩薩云何依是四種乜乜」。一個菩薩，「云何」即是怎樣。一個菩薩要怎樣依據上文所講的四種奢摩他和毗鉢舍那所緣的境，去求得到奢摩他和很善巧地練習毗鉢舍那呢？整句就是如此。如此，佛就答了。(癸二)、佛答。佛答分二，(子一)、(子二)。

(子一)，說明什麼？「修所依教」。我們修止觀是要依據經教去修的，不是憑空的。如果憑空來修，就比較危險了。現在的人整天在說走火入魔，又說什麼，什麼的，都是他不依經教之過而已，如果依經教一定不會有危險的。他就說明我們修止觀時所依的教訓。這個「教」不是宗教的教，這個「教」是什麼？teaching，依佛所講的教訓，即是指經了。講完「修所依教」，然後(子二)才是「依教正修」，依著經教如何教你，你就去修，正正式式去修行了。

我們看看(子一)、明修所依教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」，他對彌勒菩薩這樣說。「善男子(稱呼一聲他)！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」，此處又是倒裝文法。「如」，這個「如」字即是依照之意，依照我為那些菩薩所說的假安立法——假安立的教法。這個假安立是一個形容詞，這個教法是名詞。

我們中國人(的文法)形容詞必定先於名詞，是不是？它這些是印度文法，把形容詞置於名詞後面。法假安立即是假安立的教法。為何教法是假安立的呢？因為勝義諦是不可說的。一定要說來到教人，就假安立種種概念，假安立種種名相來到教人。所以三藏十二部經都是佛假安立來到引人入勝而已，當你了解之後，你就要如何？放開

的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他說依照我為菩薩所講的假安立之經教。這些經教是什麼？「所謂」即是就是。

所謂經教就是那十二種了，稱為十二部經。就是這個，契經即是散文。應頌即是重頌，佛講經講了一輪之後，重新用一首頌來頌他上面的所講的意思，應頌。應頌即是重頌。記別即是授記，經裏面如《法華經》他替弟子授記。舍利弗，你將來會成佛，佛的名為乜乜等等，這些記別，授記。諷誦，諷誦即是並不是重複頌上文內容的。講經時，佛在說法中，忽然說出一首偈頌。例如《金剛經》，講到將近最後部分時，他要做什麼？做了一首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這一類稱為諷誦。自說…

-完-